“盼头”

□张 波

细细回味过来，人这一生，都是伴随着不胜枚举，此起彼伏又或明或暗的“盼头”长大，变老的。

“盼头”即“念想”，有意无意之间，它成了人们潜意识中的精神支撑和追求。或大或小，若隐若现又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

日子里如果“盼头”少了，或者突然觉着没有什么“盼头”了，你会像跌入到了深渊，心底空唠唠，虚晃晃的，一时感到日子索然无味，寂寞难耐了。

“盼头”有时自己悄然而至，在你心底或眼前勾魂似的晃悠，有时又与本能欲望如影随形而来，有时却是你为自己设定和虚拟出来的幻想。

儿时的“盼头”，幼稚、天真而微弱；也就指望父母出差能给自己带件礼物回来，然后获得那份惊喜。再就是盼着过年过节，能有新衣服穿，兄弟姐妹都能分到许多好吃的东西，拿到“压岁钱”。暑假寒假里，盼着门外有冰棍或是“豆腐脑”，“麦芽糖”，“回卤干”之类的叫卖声。甚至盼着自己快点长大，像小大人似的为所欲为。

等大点儿的时候，“盼头”也随之长大，有形有色，有情有感。盼着自己偷偷写下揉成一团的小纸条，传给班上那位邻座小女生后能很快得到回复。初恋时，每天苦苦盼着邮递员或是传达室老头能大声叫出自己的名字。

再有的“盼头”或者是，能尽快收到报考的那所学校的入学通知书，能尽早的成名成家。

历数我这半生过来的一个个奇形怪状的“盼头”里，还有些与众不同的花样。

比如，从读初中起，我就盼着语文老师在班级语文课上，能叫我起立朗读课文，然后盼着我的作文能在下节课上，能让老师当作全班范文加以赞美和评点。

等我毕业去到那家工厂，在一个最艰苦的叫“蒸发”车间里做徒工时，我唯一的“盼头”是那声下班铃声。我会麻溜换下黑漆漆的工装，逃也似的往家狂奔。

在我文工团的生涯里，我好像对上“舞台”，没有过什么“盼头”。却在我被派去“上海青年话剧团”进修那些日子，每个月最大的“盼头”，就是希望家里尽快把工资给我寄来。在大上海那个地方生活，自己又处在一个能吃能喝长身体的年岁，一个月50块钱的工资，尽管是吃团里的食堂伙食，也没其他开销，半个月不到，就“弹尽粮绝”，靠面包度日了。

每次在传达室苦等到那张家里寄来的“汇款单”，就会直奔邮局取钱，然后跑去一个小吃摊，花上几块钱，美美的吃上一顿。

从工厂到文工团，尽管已经开始在学习自己的声乐和表演专业，但其实更多的时间和兴趣，是耗费在了读书和文学写作上。连自己都无法记清到底写过多少篇小说，诗歌散文之类。又往各家杂志刊物投寄过多少篇。反正每寄出一篇，都会多出一个“盼头”，天天盼着哪家杂志社会给自己寄一封“用稿信件”来。

结果呢，每一个“盼头”大都无音讯，石沉大海。偶尔有哪家即便回复了，也都是编辑冷冰冰的几句退稿的套话。

随之而来的，也会是那封自己寄出的稿件，原封不动的塞在信封里，像是自己亲手放飞出去的信鸽，经过漫长几天的翱翔，垂头丧气地又飞回自家的鸽笼。

类似这样一次次被羞辱，被嘲讽的“盼头”，它的热情火焰，却一点没被浇灭，反而越燃越烈，越挫越勇，大有死乞白赖的疯狂和顽强之势。

刚进电台那阵，有过盼着能尽快上播“新闻”的急切。要知道，一个从文工团到电台新入职的播音员，必须得先从播报节目预告操练起。然后到寻人启事，到天气预报，最后才能正式上岗去播每日广播新闻。

从录音室出来，录音磁带送交给机房后，会盼着整点新闻的播出，从广播匣子里，听到自己的声音。

到了小有点名气，做了那档广播综艺节目《星期八十分》后，自己扑在一周一档节目上的心血和劳作，经过自己采编播一体化，再由录音员录制合成后，每个周末的早晨八点半左右，会从广播里播出，那是我那段时间最期盼的事情。

如果是在家，我会一边做着家务，一边欣赏着自己做出来的节目，念着听众一封封热情洋溢的点播信。播放着听众希望我播放的歌曲之类。

不做家务，没其他事情时，我会故意往街上跑，哪儿人多，往哪儿扎。去商场啊，逛小摊儿啊，穿小巷啊，说来你也许不信，我还专门悄悄往“师专”和“江大”校园里跑。因为这些学校的广播喇叭里，都会准时转播我的《星期八十分》节目。

看着商场里熙熙攘攘的顾客，小摊上人头攒动的百姓，巷弄里家家户户的半导体收音机，操场上，食堂里学子们津津有味的竖着耳朵在听我播的广播节目。那样的“盼头”里带着满满的欣慰和成就和荣耀。谁也想不到也认不出，此时此刻，那位深受他们喜欢和追捧的主持人，就混在他们身边

回想自己刚刚在小城过完“不惑”生日，闯进省城之后的“盼头”好像变得十分模糊，甚至虚幻起来。直觉自己一直是被一阵阵涌动的浪潮推着向前移动，前行。

说“不惑”怎么可能，之后这些年，完完全全是在“疑惑”、“困惑”、“迷惑”着踽踽独行着啊！

读到这儿，有朋友或许会发出“啧啧”的嘲讽：“你这不是在故作谦虚嘛，那么多成就集于一身了，还有什么好‘困惑’的呢”？

其实，我还真不是什么故作谦虚。年轻时，“盼头”的形态都很清晰，很有型，也很有质感。而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会发现；“盼头”变得愈发虚无、含混、模糊、渺茫起来。

而且，“盼头”的棱角没了，新鲜感没了，味觉也好像淡漠了许多。

或许，心里常念着“淡定”、“淡泊”、“淡然”的人，实际上同时在克制和压抑着自己的所有欲望和冲动。时间久了，理性驯化住了激情，高冷抑制住了猎奇，从容驾驭住了憧憬，因而，“盼头”退化了，降温了，沉默了，失语了。

退出公职之后，按理说不再奢望有多少“盼头”了，相反，我好像重新被一阵强劲的东风，接着又被一阵阵关爱和谐的春风，鼓起了无数面“盼头”的“道旗”，猎猎招展着一路向前，向前。

一眼望去，道路两旁，还尽是在耳畔呼呼作响的鲜艳的“红旗”。像我这样经历过“红色年代”锻造过的老人，又回归这样一个胸怀宽广的“红色”怀抱，用一颗颗“红豆”串起“情文化”的珠链，去重温身边传扬着的一个个真情真爱的红色爱情故事。

这不正是我向往过的，带着无穷无尽个“盼头”的精彩人生和那个离自己最近的未来吗?

如果你要说，这样的“盼头”似乎有些过于“理想”，“宏大”了，那我要说，正是由于这样一些“理想”和“宏大”的“盼头”才能托得起作为个体的我，那一个个“小我”的“盼头”。

它们是在“现实”和“信念”的力挺下，才会复苏，鲜活，生动起来。

于是，我会为自己设置和描摹出一个个带有亮色的“盼头”，有的会陆续在我的这份工作中发光、发热、发声，有的会在我的生活中，惊喜连连、欢喜满满、情趣无限。只要心中始终盛满着爱，属于自己的那些“盼头”，才会如同涓涓细流，源源不断，永无尽头。

只要心中始终盛满着爱，属于自己的那些“盼头”，才会如同涓涓细流，源源不断，永无尽头。

（作者简介：张波，国家一级导演、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红豆艺术团团长）

沐浴

□豆 子

对于住在长三角的人来说，冬天是一段难熬的日子。每到冬天，缩手缩脚不说，还有一项顶顶困难的事情，那就是沐浴洗头。哪怕现在有了暖气和浴霸，浴室仍然是一个“进去了不想出来、出来了就不想再进去”的地方。

沐浴，对于当代人来说，是一件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事了，但是在历史传统中，是非常不轻易的。白居易说：“经年不沐浴，尘垢满肌肤”，这就很有画面感了。古人认为，沐浴并不是一种非要进行的生活习气，除非要在祭奠祖先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才需要斋戒沐浴三天。

我想起小时候，沐浴仍旧是一件充满仪式感的大事。每到年关之际，除了烫头、置办年货、买新衣这些惯例外，好好的洗一个澡也是必须的事。

小时候的条件艰苦，没有热水器、浴霸之类的，每到年关之前洗澡是我们小孩子的一件大事。妈妈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家具摆件等等全部清洗一遍之后，就开始“清洗”我们小孩子。烧上一大锅热水，先把浴缸焐热，再进浴室的时候就已经雾气氤氲，蒸汽常让我有种迷离的眩晕感。那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搓背，妈妈撸起袖子，使出她那“九阴白骨爪”，仿佛在洗插秧时穿的那件泥衣一样用力而毫不留情面，也不管我那“嗷嗷”的惨叫和扭成麻花的身体，三下五除二就把我身上堆积了的老泥“扒”下来，连个指甲缝都不会放过，仿佛是脱了一层皮。

在江南，还流行着一种很奇特的洗澡方式——锅浴，也就是在铁锅子里洗澡，下方通过燃烧柴火来加温，锅上面还有个水龙头可以加水。这种传统的洗澡方式已经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再大一些，逢过年妈妈就不给我洗澡了，而让我去澡堂。将近年关，走进澡堂扑面而来的除了蒸汽，还有鼎沸的人声。乡下的，街上的，老的，少的，簇拥在一起，就像是水产市场张着嘴巴的蛏子，热闹而拥挤。我常常因为年纪轻脸皮薄，不敢和大妈大婶们抢水龙头，而干干等上半天。过年前的澡堂，仿佛有种魔力，让每一个人都喜笑颜开，大家休息、娱乐，也在这一天奢侈一把请师傅搓个澡。

久而久之，过年之前的那一次洗澡颇为隆重，在我的脑海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仿佛一年之中其它时间洗澡都是一种形式，匆匆忙忙、应付了事。

直到长大以后来到东北，才知道不仅仅是过年，日常的每一次洗澡都可以是一种隆重的仪式。在东北有个生活习惯，一到冬天，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欢去澡堂子泡澡搓澡。澡堂子可以说是东北人的生活必需品。对他们来说，“洗澡”不仅是清洗身体，而是可以洗一天的享受，是一整套洗涤灵魂的仪式，颇有我们沐浴更衣迎接新年的重要意义。

东北的洗浴中心就跟便利商店一样普遍，记得我们学校附近，就分布着大大小小三四个洗浴中心。对于我们南方的朋友，平常洗个澡是十分钟的事，但是在东北不行，东北的同学往往有着一套繁复的洗浴流程：泡澡，搓澡，冲澡，汗蒸，讲究点的还要拔个罐，少说一两个小时，多则半天。据说，现在东北的洗浴中心已经进化到4.0版，不仅装修风格从奢华风进化为INS风，还可以办沙龙、听讲座、吃自助餐，这种仪式感，也符合东北人骨子里追求慵懒、舒适、无所事事的温暖时光的终极梦想。

现在，南方也越来越多的出现洗浴休闲中心，并且拥有一个风雅的名字“汤泉”。约上家人，去呆一晚上或者半天，饿了有饭吃，困了有地睡，还可以看书、看电影、聚餐，成了人们休息、娱乐、欢聚的绝佳地点。洗澡再也不用像小时候那样困难，不必非要挑一个阳光晴好的天气，也不必烧上一大锅水，不必再忍受妈妈搓背的痛苦。只是，小时候洗澡过年的感觉还是令人回味。每每洗完澡那种洗尽铅华、焕然一新的幸福感强烈到爆棚。洗完澡穿上新衣，妈妈已经差不多做好了年夜饭，外面爆竹声接连响起，过年的感觉一下子就来了。

满怀期待的《铁道英雄》没有打动我

□晨 风

鲁南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在民间家喻户晓。此前的大银幕上，也有《铁道游击队》（1956）、《飞虎队》（1995）、《铁道飞虎》（2016）等作品反复演绎。疾驰的火车与奇袭的英雄，构成了抗日题材影视剧谱系中一道独特的视觉图景。

因此对于新上映的《铁道英雄》，我还是抱了期待，希望这次对于红色经典的再改编能有新意。但失望的是，直到片尾字幕亮起，我却没有被影片打动。

一个耳熟能详的革命题材，为何失去了令人共鸣和共情的力量？究其原因，或许在于《铁道英雄》太老套了。影片打着悬疑谍战的旗号，有意用漫天风雪营造一种黑白分明、阴冷肃杀的气氛。且不说整部电影以类似《悬崖之上》的风雪修辞法，强行把鲁南拍成了东北。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华丽的类型片外衣之下，仍是陈旧俗套的叙事。

俗套之一，人物形象扁平。除了范伟饰演的老王之外，《铁道英雄》里缺乏生动饱满的人物。与队长老洪主要凸显英雄之勇不同，潜伏敌巢的老王体现的是英雄之智。这位看似满脸堆笑、苟且偷生的车站调度员，有普通人的卑微、隐忍与惊惧，也有视死如归的凛然。尽管人物本身的塑造空间有限，但在范伟演技的加持下，仍显得有血有肉有风骨。

相比之下，片中的其他角色就是行走的纸片人了。反派人物看似老谋深算，实则色厉内荏，几个回合下来智商就现出原形。正面人物则面目单一，缺乏个性。张涵予饰演的老洪就像老式主旋律中的英雄人物，严肃正经，可敬但不可爱。或许是张涵予饰演了太多此类硬汉形象，不免给人一种重复之感。观影时，我甚至一度有种错觉，似乎《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不小心走错了片场。

周也饰演的庄妍作为影片中唯一的女主人公，则成了被观看的花瓶角色。这一涉世未深、明眸皓齿的少女形象除了拉高影片颜值之外，或许就是担当剧情的工具人，在恰巧的时间毫无防备地帮老洪脱险。在许多传统革命故事中，懵懂的女性总是要在某位兄长或父亲般的革命导师的引导下才能成长，就像《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和洪常青。《铁道英雄》里也有这样一幕：遭受挫折后的游击队队员们在郊外废弃车厢中举行入党仪式，在几位男性队员的慷慨宣誓中，一旁的庄妍似乎受到了精神感召，慢慢站起身来。此时镜头缓缓后拉，两个车窗把男女人物分别置于分割式的画面中，再一次凸显出女性被引导的配角地位。然而，已经2021年了，我们的电影里为何还在塑造这样单薄的女性角色？还在上演男性指引女性成长的戏码？

俗套之二，谍战无惊喜。《铁道英雄》设置了一个不错的悬念式开端：几位日本暗探在山东临城境内被杀，同时津浦线列车屡屡遭劫，导致日方秘密派遣高级军官藤原前往调查。看上去，山雨欲来风满楼，恶战一触即发。但接下来，如果期待一个你来我往烧脑刺激的谍战故事，抱歉，真的没有。

此后的剧情里，叙事逻辑漏洞频现，人物动机不合理。身为队长的老洪曾冷静地制止了队员们的复仇，自己反过来却莽撞地杀死了汉奸小安子。前一晚因假情报而遭受队员牺牲、自己负伤的重创，第二天在明知身份暴露的情况下还要回家送人头，且在枪伤在身的情况下安然脱困。藤原、汉奸汤哲等反派人物在电影前半段里一直智商在线，但到了后半段，就开始集体降智。

即便是片中最出彩的老王这一人物，也被安排和烧煤工石头发生了一段莫名其妙的父子情。最后还要上演一场指刀为父、父子诀别的认父仪式。观众当然明白，创作者的初衷是想要借这样一对临时父子来展现革命情感、呈现家国情怀。但这种老套的设定能不能多一些真实丰满的情感铺垫?

最后的火车决战段落最让人失望。创作者没能展现出火车内外空间交战的独特性，导致这一段的剪辑支离破碎、叙事左支右绌，战前做好万全准备的敌方突然变得不堪一击。藤原更是典型的反派死于话多，不仅要跟老王来一场自取其辱的尬聊，还要在掌握绝对火力优势的最后关头故意放老洪与老王一马，几乎是强行让自己下线以凸显英雄的光环。

俗套之三，强行抒情。以往，一些主旋律创作常常被人诟病之处，在于概念化说教意味过于浓郁，缺乏对真实细节、情感、人性的刻画。或者说，让善于叙述故事和呈现细节的影像承担了过多分析、阐释历史的功能。《铁道英雄》在某种程度上未脱窠臼。尽管影片有意反复展现了泡澡等接地气的生活场景，但澡堂跟人物之间没有产生有机的关联，只是一种风格化的空间呈现。

也正因此，影片的表达多少有些形式主义。片中的英雄更像是革命暴力美学幕布下忙着凹造型，服务于风格化的影像和概念化的主义。无论是游击队队员们的集体宣誓，还是老王与藤原关于中日关系的话语交锋，都不免流于直白。在车窗上画党旗的场景有新意，但整部电影里始终未停的飞雪，在宣誓的一刻突然雪过天晴，此类明喻未免刻意。

影片最后的处理方式颇有意味：铁道游击队成员们似乎穿越了战争废墟与历史迷雾，有说有笑地集合在一起，最后摆好造型，目光直视镜头，留下了一张集体照。这一幕当然是创作者有意为英雄们立此存照，但其实也是整部影片的问题所在：这种浪漫的抒情和有意的摆拍，产生的只是一种自我感动。

江南的冬景

（名家名作赏析）

□郁达夫

凡在北国过过冬天的人，总都道围炉煮茗，或吃煊羊肉、剥花生米、饮白干的滋味。而有地炉、暖炕等设备的人家，不管它门外面是雪深几尺，或风大若雷，而躲在屋里过活的两三个月的生活，却是一年之中最有劲的一段蛰居异境；老年人不必说，就是顶喜欢活动的小孩子们，总也是个个在怀恋的，因为当这中间，有的萝卜，雅儿梨等水果的闲食，还有大年夜，正月初一元宵等热闹的节期。

但在江南，可又不同；冬至过后，大江以南的树叶，也不至于脱尽。寒风一西北风间或吹来，至多也不过冷了一日两日。到得灰云扫尽，落叶满街，晨霜白得像黑女脸上的脂粉似的。清早，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在吱叫，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隙地里去坐着曝背谈天，营屋外的生涯了；这一种江南的冬景，岂不也可爱得很么？

我生长在江南，儿时所受的江南冬日的印象，铭刻特深；虽则渐入中年，又爱上了晚秋，以为秋天正是读读书，写写字的人的最惠节季，但对于江南的冬景，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方夏夜的一种特殊情调，说得摩登些，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

我也曾到过闽粤，在那里过冬天，和暖原极和暖，有时候到了阴历的年边，说不定还不得不拿出纱衫来着；走过野人的篱落，更还看得见许多杂七杂八的秋花！一番阵雨雷鸣过后，凉冷一点；至多也只好换上一件夹衣，在闽粤之间，皮袍棉袄是绝对用不着的；这一种极南的气候异状，并不是我所说的江南的冬景，只能叫它作南国的长春，是春或秋的延长。

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所以含得住热气，养得住植物；因而长江一带，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红时也有时候会保持住三个月以上的生命。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则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真。草色顶多成了赭色，根边总带点绿意，非但野火烧不尽，就是寒风也吹不倒的。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人肯上冬郊去走走，则青天碧落之下，你不但感不到岁时的肃杀，并且还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若是冬天来了，春天也总马上会来”的诗人的名句，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最容易体会得出。

说起了寒郊的散步，实在是江南的冬日，所给与江南居住者的一种特异的恩惠；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生长的人，是终他的一生，也决不会有享受这一种清福的机会的。

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滨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气里时含水分；到得冬天，不时也会下着微雨，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霖景象，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你试想想，秋收过后，河流边三五家人家会聚在一道的一个小村子里，门对长桥，窗临远阜，这中间又多是树枝槎埡的杂木树林；在这一幅冬日农村的图上，再洒上一层细得同粉也似的白雨，加上一层淡得几不成墨的背景，你说还够不够悠闲？若再要点景致进去，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天垂暮了，还可以加一味红黄，在茅屋窗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人到了这一个境界，自然会得胸襟洒脱起来，终至于得失俱亡，死生不问了；我们总该还记得唐朝那位诗人做的“暮雨潇潇江上村”的一首绝句罢？诗人到此，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这不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么？

一提到雨，也就必然的要想到雪：“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则雪月梅的冬宵三友，会合在一道，在调戏酒姑娘了。“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是江南雪夜，更深人静后的景况。“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和狗一样喜欢弄雪的村童来报告村景了。诗人的诗句，也许不尽是在江南所写，而做这几句诗的诗人，也许不尽是江南人，但假了这几句诗来描写江南的雪景，岂不直截了当，比我这一枝愚劣的笔所写的散文更美丽得多?

有几年，在江南也许会没有雨没有雪的过一个冬，到了春间阴历的正月底或二月初再冷一冷下一点春雪的；去年（一九三四）的冬天是如此，今年的冬天恐怕也不得不然，以节气推算起来，大约太冷的日子，将在一九三六年的二月尽头，最多也总不过是七八天的样子。象这样的冬天，乡下人叫作旱冬，对于麦的收成或者好些，但是人口却要受到损伤。可是想恣意享受江南的冬景的人，在这一种冬天，倒只会得到快活一点，因为晴和的日子多了，上郊外去闲步逍遥的机会自然也多。所最欢迎的也就是这样的冬天。

窗外的天气晴朗得象晚秋一样；晴空的高爽，日光的洋溢，引诱得使你在房间里坐不住，空言不如实践，这一种无聊的杂文，我也不再想写下去了，还是拿起手杖，搁下纸笔，上湖上散散步罢！

（有删改）